

Prologue

— 楔子 —

在今晚浮尘般烂漫的星空下，“星际穿越”酒店静静地沉睡着。星光铺展在其后屏立的沙石悬崖之上，为酒店华美的屋顶和数不胜数的玻璃窗抹上了一层银色的柔光。星光洒满酒店前方的海湾，波光粼粼的海面犹如黑天鹅绒与闪亮的鳞片一般交织。星光同时洒在玻璃门后两张警觉的面庞上，他们一把推开眼前标有“前台接待处”的门，快速跑下阶梯来到酒店前的漫步大道上。

这两人一位是留着小胡子的帅气绅士，一位是如精灵般美丽的年轻女士。也许这位男士在奔跑中任凭玻璃门摔在身后，请别介意；也许他身边那位窈窕淑女边下阶梯边轻声说了些不

那么淑女的话，也请原谅她。因为这两位是理查德爵士和乌拉·波顿太太，身为英国皇家情报局的特工，他们此时正在逃命。

他们同时到达大道另一侧的栏杆处，而后纵身一跃。远离了酒店的重力发生器，栏杆另一侧的引力立刻小了许多，理查德爵士和他美丽的妻子用一种梦幻的自由落体姿势，在沙子上留下两个轻浅的压痕。他们面前，一波又一波的浪花翻卷着袭来又破碎着退去，一排糖果色条纹的游泳更衣车顺着海岸线蜿蜒排列。理查德爵士向储衣柜跑去，但乌拉立刻压低声音制止：“不，亲爱的，那些人肯定会第一个检查那里！”说着，她指向沙滩上一只小船，于是两人快速跑过去，用力将它推进白色的浪花中。

就在这时，毫无预兆地，他们都感到一阵强烈的坠落感，随之而来的眩晕让理查德爵士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额头，乌拉则靠伸手抓住丈夫才稳住自己的身体。这些感觉都只是一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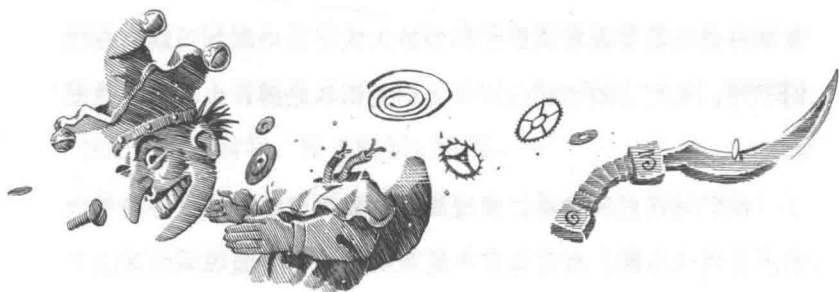


就结束了。但等他们回过神来时，大海已经不见了，他们的小船陷在干得不见一滴水的沙子之中，而这“沙漠”一路向天边漫延而去，十英里都不止。地平线之外的天空此刻密密麻麻地塞满了小而突兀的行星。

身后传来沙子被碾压的声音，被太阳刷白的帆布在夜风中轻缓地拍动，其中有什么东西从游泳更衣车的阴影中缓缓靠近。那是一个红白条纹的小棚子，就像你在伯格纳或者布莱顿这种海边度假胜地见过的那种木偶戏戏棚。幕帏之内，一个阴气森森、安着一根鹰钩鼻子的木偶突然弹起来，画出来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理查德爵士和乌拉。

“你们好啊，孩子们！”它嘎吱嘎吱地开了口。

理查德爵士拔出他的左轮手枪，将全部六发子弹射入戏棚。弹孔在条纹帆布上仿佛是墨水点，子弹的冲力将整个戏棚向后推出去老远，但随着枪声的回音消逝、火药的烟雾散去，戏棚再次固执地向他们靠近。



“这么着就对啦！”木偶扬扬自得地喊道。

乌拉从衣襟中抽出一把细长的弯刀，一抬手，白刃旋转着飞向戏棚，干净利落地削掉木偶皮笑肉不笑的头颅后，弯刀又飞回她的手中。

但那个阴魂不散的机器还在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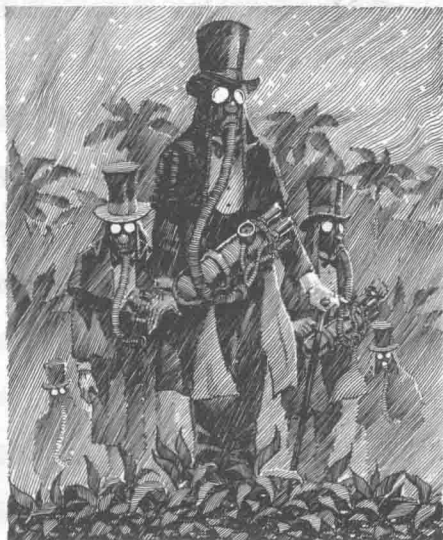
波顿夫妇只好向一个斜坡跑去，想回到漫步大道，但已经有另一座戏棚从斜坡向下开过来，截断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再次转身，向刚才还是汪洋一片的沙海中冲去，100码外有一座小沙丘，那里曾经是海中的一座岛屿，现在是唯一可能庇护他们的地方，至少可以让他们占据制高点和这些机器人正面交战！

两座戏棚的轮子吱吱呀呀地转动起来，紧紧跟在转身而逃的两人身后，令人不寒而栗的机械般的声音兀自喊道：“是谁拿了香肠啊？”

曾经是岛屿的沙丘四周陡峭，跑上去着实费了一番气力。沙丘顶部生长着一簇簇装饰性的火星马尾草与痒痒藤。一丛秋波草好奇地看着理查德爵士和他的太太吃力地爬到顶端。在他们下方，先到达的戏棚已经伸出它的钢铁胳膊，也将自己往上面拉。

他们站定后转过身，发现更多的敌人已经在这里等待着他们。有六个身影，有些肯定不是人类。从叶子缝隙间倾泻而下的月光给他们高高的黑色丝绸礼帽镀上一层油亮的光泽，同时

使他们的手套和硬挺的衬衫前襟上的白色变得阴森恐怖。帽檐的阴影下圆形的镜片闪着狰狞的光，紧紧连接着一具丑陋的、象鼻状的防毒面具，发出“呼哧呼哧”的呼吸声。这种特制的面具通常都是为在斯派伏以及费兹格格一类充斥着天然气的卫星上工作的人配置的。



“迪克·波顿！”一个幽灵般的身影从队列中走出，冷冷地开口说道，“还有亲爱的波顿女士，你们不会这么急着要走吧？”

乌拉再次拔出弯刀，但一座戏棚已经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潜到她身后，从帆布篷中伸出钢铁胳膊一把抓住了她，将她的手腕死死扣住，直到刀无力地落进沙中。“理查德！”她痛呼道，“快跑！不要管我，快去给他们送信……”

已经来不及了。理查德爵士已经被后来出现的戏棚车钳制住，他们二人被双双扭住，被迫面向抓住他们的人。那个带头的蒙面人向他们谨慎地靠近，同时将手伸进了一个袋子。

“你这个罪大恶极的魔鬼！”理查德爵士咆哮起来，“快快放开我的妻子，否则……”

“否则怎么样啊，波顿？”防毒面具使那人的笑声嗡嗡作响，“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你已经输了！我现在想怎么处置你都行，而你的组织对我一丁点办法都没有！”

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只小小的黄铜喷雾器，就像时髦的女性喷香水时所用的一样。他将它靠近理查德爵士的脸，然后用手在另一端的橡皮球上一捏，就一下，短暂而坚决。理查德爵士打了个喷嚏，五官一时间像是被一片银色的云雾包围了，但云雾立刻就消散不见了。面具人又迅速转身对乌拉做了一模一样的动作。

理查德爵士盯着那个喷雾器：“你这是——要干什么？……”

他的声音已经变得缓慢而含混，眼神呆滞，抵抗也停息了。在月光下，他的皮肤缓缓笼罩上一层银白色。

“放开他们吧。”戴着丝绸高帽的人说道。

两座戏棚闻言退后，乌拉踉踉跄跄地冲过去拉起理查德爵士的手，两人一起跌跌撞撞地冲出小路，试图在花坛中的灌木丛间找出一条逃生的途径。但仅仅走了几步，理查德爵士就立住不动了，他高举起自己的双臂。

“理查德！”乌拉虚弱地哭喊着，紧紧地抱住他，但他再也听不到她的呼唤了。她自己也在变化，原本的肤色渐渐被那种炫目的、光滑的银白色所取代，脚趾顶破鞋子的皮革向下直

扎进土壤中，有树芽从指尖萌发而出。乌拉最后发出了一声叹息，像是风扫过树叶的低语。她成了一棵树，另一棵环抱着她的、略粗壮一些的树则是她的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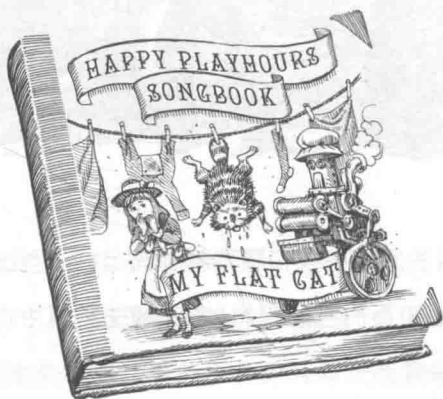
戴着丝绸礼帽的几个人小心地剪掉缠在根旁、垂在树杈间的衣物，留下两棵新树走远了。有那么一会，天地一片安静，只能听到近处一丛风滚草不肯停歇地低吟。突然之间，大海的波涛声重新响起。



Chapter 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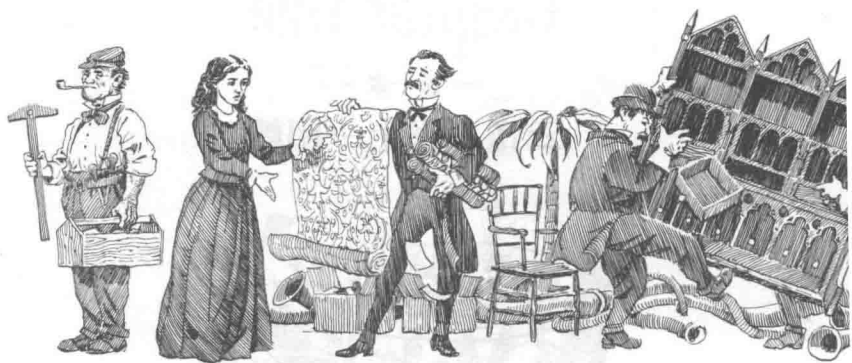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

云雀之光上一团糟



简直乱成一锅粥了！昏天黑地的灰尘！震耳欲聋的敲打声！还有让人头痛欲裂的锯木声！成堆的刨花和锯末堆在楼梯上、弥散在空气里，连小飞猪们都受不了地打喷嚏、猛咳嗽。还有挪家具——把屋子里的家具没完没了地搬过来、调过去！真是一团糟。

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装修。云雀之光——我们亲切的、亲爱的老房子，已经在月球北面孤独的轨道上悬挂了不知多长时



间。经年累月的太空尘埃和藤壶附着其上，还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此刻她被翻了个底朝天^[1]。母亲被史前霸主在网中拘禁多年，此刻终于得见天日，说什么也要让这个老掉牙的地方追上 19 世纪室内装饰的流行风潮。至于父亲，从知道母亲是个 45 亿岁的外星生物的震惊中缓过来以后，就巴不得从他皇家全物种研究院的薪水里拿出一些给自己的爱妻，满足她对于崭新的地毯和时兴壁纸的小女人需求。

但我觉得，即使是我母亲这种纵横千古的人，即使她有着饱览世情的人生阅历，也无法预料装修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和浩劫。工人们霸占着会客厅，茶水上漂着锯末，还有仿佛锤在人脑袋上的敲打声，以及仿佛穿进人心里的金属钻头声，这些

[1] 虽然从技术上讲，她是不分上下的。——原注



巨响足以盖过姐姐莫特尔的琴声了^[1]……而这一切，已经持续好长好长的时间了。当母亲和星球轨道资产维保公司的建造总监齐派·斯派瑞先生敲定装修服务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七月中旬就能完工。但九月已经到来，地毯和墙纸还丝毫没有完工的迹象。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上，我们都躲在母亲的暖房里面避难。一大家子挤在一张小桌子边上，在一大堆种着太空花的花盆中间，父亲埋头读着最近一期的伦敦《泰晤士报》。莫特尔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在她的笔记本上默写法语动词。母亲手边堆着一摞刚从乔治港月球邮局转过来的信件，正一封一封地拆着。而我则一筹莫展地对着母亲给我出的长除法计算题——她当初在知道我都已经快要 12 岁了，却从没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正规

[1] 由此可见，这噪声也并非全是坏事。——原注



教育的时候，是相当震惊的，于是做出“要好好管管我”的决定。

（但那时和现在的我都不太明白长除法对于我今后的生活会有什么用，我已经立志要成为一名探险家。大早上的，我不是更应该学学火星文字，或者看看到达木星的化合物反应元素表吗？）^[1]

是的，这画面看上去一定很美——一个英国家庭重新团聚。

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依然躲不开斯派瑞先生的强大攻势。因为母亲养育的一些花朵已经学会了那些地毯工人嘴里常哼哼的一首流行歌曲，于是一遍又一遍地吟唱，用它们那轻飘飘的小嗓门引吭高歌。歌曲的名字叫“我的扁扁猫”，歌词是这样的——

[1] 母亲对莫特尔的教育问题也很不放心，因为她所学的仅限于钢琴和礼仪。她总是焦虑地问莫特尔愿不愿意学点职业技能。据她说，“现在已经是19世纪了，亲爱的莫特尔，许多一度由男性主宰的生物社会都会慢慢接受性别平等的观念的。”是啊，母亲的好朋友玛丽安·伊凡斯小姐，最近不就被《西敏寺评论季刊》聘为主编了吗？但是莫特尔坚持认为，一位窈窕淑女不应该庸庸碌碌地为生计奔波。于是她继续弹她那令人发指的钢琴，以及绣她那些毫无长进的绣品。但是她倒是同意学一点法语，据她说，“那样我就能用法语写日记了，这样即使‘某人’再妄图偷抄里面的章节，就会懊恼地发现，他压根读不懂！”——原注

哦，多么遗憾哪，
我可怜的小猫咪，
把它挂在晾衣绳上吧！
爸爸的新机器人哪，
我们笨乎乎的洗衣工啊，
把可怜的猫咪从压布机中碾过去了呀！

这是首欢快的歌。被“四万四千零二除以十七”困扰的我，都忍不住随着副歌用脚打起了拍子。

现在可怜的猫咪看上去好滑稽，
变成了六英尺宽的一张大薄饼……

姐姐莫特儿可没工夫听这种“庸俗的音乐”，当小花朵们刚开始唱第二遍的时候她就咆哮起来：“天哪，你们有完没完！”话音未落，她的笔记本也应声飞去，砸落一地花瓣。小花们背过身去，哼哼唧唧地表明自己很受伤，而母亲、父亲和我则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你看，我们都知道，并非是这些唱歌的花朵让莫特儿变得如此狂躁。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怪到杰克·哈沃克的头上。姐姐在去年我们经历的星际冒险之中，对那位年轻的太空海盗暗生情愫，而令我极为震惊的是，杰克竟然也对她有了感觉。但



是，当他的索菲罗尼亚号修缮一新，载着他重新起航之后，他就一直音信杳然。莫特爾自那以后成了一名“诗人”，还在阳台上摆出各种类似于油画《玛利安娜》中的那种深情、沉郁的姿势。大概一个星期就要给杰克写上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但他从来没有回复过。

我的推测是，杰克一旦回到广阔的星际之中，就会立刻意识到她是多么地不值一提，并且庆幸自己惊险地躲过了这一劫，从此以后和她再无瓜葛。但母亲总是试图宽慰莫特爾，提醒她杰克现在为女王的特工局执行任务，可能正在天空中某个遥远的角落做卧底呢，那里接收邮件肯定多有不便。而且即使他收到了她的信，可能也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回复。

“它们唱的歌确实有点让人心烦意乱，不是吗？”她温柔地说。小飞猪在一边嗖嗖地来去，将散落的花瓣都狼吞虎咽干净。父亲则钻到水缸后面去找莫特爾的笔记本：“也许咱们应该让斯派瑞先生派几个人把你的钢琴挪上来，你就能教几首新歌给这些小花了。”

“哎哟，天哪，千万别！”我痛苦地呻吟，想象着这些小花一齐唱着走调版本的《暮色茑啼》，以及《妙龄淑女钢琴入门》中的其他选段。但母亲瞪了我一眼，莫特则警告式地踢了我一脚。她那双靴子的鞋头尖得不可思议，为了小腿骨着想，我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全说出来。

“现在，让我们看看还有些什么好东西。”母亲说着，回转身继续面对她那一堆信件，“这封看起来好像挺重要。你们觉得会不会是什么报社来信，询问云雀之光猛然降临伦敦上空的真相？”

“天哪，千万别是那样！”莫特喊道^[1]。

但是，当母亲撕开硬挺的白色信封，里面并非来自报章杂志的问询函，而是一封写在精美信纸上的信，以及一张广告印刷品。莫特和我同时伸手去抓后者，我抢先一步拿到了。这是一张广告宣传单，说的是小行星带上一座新建的酒店，我把传单复制如下：

“海中畅游？”我难以置信地喊道，为了给将来成为一名探险家做准备，我可是熟读《男孩专刊》等各种资料，所以我几乎可以肯定，在小行星带中根本没有什么大海。

[1] 自从五月的那一天，我们的房子奇迹般地来到首都上空，各种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就一直缠着我的母亲不放，他们肯定感到了她身上有故事可以发掘。莫特害怕让他们知道真相。“如果别人知道我的母亲已经45亿岁了，任何社交活动都会把我拒之门外的！”她曾经对我说。——原注



“让我看看！”莫特尔说着，一把将那页纸从我手中夺过去（她这个粗暴的动作给那页纸造成了不小的损伤，具体情形请见插图）。

“真是温馨！”母亲说道，她刚才太过专注于读信，根本没注意到她子女间这充满爱与宽容的一幕。她举起信，大声读了起来。

亲爱的莫比夫妇：

我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我。鄙人名叫莫蒂默·缇缇夫，在春天海德公园事件不幸发生后，我有幸见到了你们和您家可爱的孩子们。

“必须承认，我一点都想不起来见过这位先生了。”母亲说道。

“毕竟那一次我们一下子见了太多的人。”父亲附和道。

“如果他认为小亚‘可爱’，”莫特尔讽刺地开口，“我倒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见着我们一家了。有可能他把我们和其他姓莫比的搞混了。”

信中继续写道：

我之所以写下此信，是因为前几天我的挚友韦弗利·瑞恩爵士曾经和我谈及您府上最近装修，而众家庭成员已不堪其扰。遂斗胆写信邀请你们来“星际穿越”与我共聚。

我所在的这颗小行星曾经是一家矿业公司，在上位国王当政的时候被废弃了。我对它加以改造，现在这里的酒店能提供最舒适奢华的住宿，以及纵观一切英国领地都无法与其媲美的无敌海滩。若你们愿意将这里作为暂时的避难所，我将不胜荣幸。在工人们装